

半拍

我们的
日常之美

周华诚 等著

每一个
简静的日子
都是良辰

生活里
并没有那么多重要的事情

无非是
把日子过成想要的样子



化学工业出版社

我们的
日常——
之美

每一个
简静的日子
都是良辰

周华诚
等著



化学工业出版社

·北京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每一个简静的日子都是良辰 / 周华诚等著. — 北京: 化学工业出版社, 2016.11
ISBN 978-7-122-28202-6

I. ①每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散文集 — 中国 — 当代
IV. ①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35411 号

责任编辑: 张 曼 龚风光
责任校对: 王素芹

装帧设计: 今亮后声 HOPESOUND
pankourage@163.com

出版发行: 化学工业出版社 (北京市东城区青年湖南街 13 号 邮政编码 100011)
印 装: 北京瑞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880mm × 1230mm 1/32 印张 8¹/₄ 字数 220 千字 2017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购书咨询: 010-64518888 (传真: 010-64519686) 售后服务: 010-64518899
网 址: <http://www.cip.com.cn>
凡购买本书, 如有缺损质量问题, 本社销售中心负责调换。

定 价: 49.80 元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NIKE
UNCOMPRO

当我们吃着一碗米饭时，
会不会生出敬畏之心？

对我们的大自然产生爱惜之情？
是不是，

也有一点点的感恩？

因为，

从一株水稻，

到一粒大米——我们是否曾想到过

有很多人，

在用一生的时间，与它默默对视



与一株水稻对视

文图 | 周华诚

001

当我们吃着一碗米饭时，会不会生出敬畏之心？对我们的大自然产生爱惜之情？是不是，也有一点点的感恩？

乡间风景

图 | 金雪

015

正是黄昏夕阳西下，坐在山顶上，看眼前青山如黛，清新的风迎面吹来。

每一个简静的日子都是良辰

文图 | 老雨

035

人生是一个筐，前半辈子，千辛万苦往里装，永不满足；后半辈子，心甘情愿往外扔，坦然安然。

小照片

文图 | 傅拥军

055

这个世界很大，也很复杂。但是再大再复杂，也是由一些小小的细节构成。

一起走到世界的尽头

文图 | 水

069

我要做的只是继续带着她一起去旅行，至于旅行中的风景，相信她会用自己的眼睛去看。

蔚蓝诱惑：只是因为那一眼

文图 | 章衣萍

087

一切真实又梦幻，甚至比梦境更不可思议，我是多么幸运，见到了大自然如此美好的一面。

惦念一个没有去过的地方， 那里有蜡梅香

文图 | 杨海云

117

养花种树做饭，其实都不难，难的是如何保持心境。

小日子

文 | 蒋 瞰

141

借着星光，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灵和会流泪的眼睛。

阳台花事

文图 | 若 狂

151

如果你这一生中，没有一件事为之痴迷，那么你是不会懂得我的。

食味帖

文 | 沈春儿

169

千回百转的乡情，在美食中通过味蕾得到短暂慰藉。然后，把乡情打包，继续在人生路上前行。偶尔的回眸，那是因为，故乡永远是人心中最温柔的所在。

种 田

文图 | 沈希宏

179

生命与种田，所求的也不过是一粒心安。再说了，我也只会种田，干不了其他事了。

大地上的粮食

文图 | 周华诚

187

父亲抬起头，在这个烟雨朦胧的清晨，这位稻田大学校长同志面向稻田所有的来宾举起手来。他的手中有一株青秧。他弯下腰身，恭敬敬地，把这株秧，稳稳地安放进了大地。

旧物事

文 | 鲁怀玉

217

我曾经每年都要去围抱那棵樹，我生长的速度没有赶上樹生长的速度，我越来越抱不住它。但爷爷说走就走了，那要给我做樟木箱子的话言也随爷爷远去了。

遇见的一瞬间

图 | 盛龙忠

225

那夕阳下的芦苇，那连绵的稻田，那铺天盖地的油菜花，还有安静劳作的农人，都让我沉醉。

赏花十三式

文图 | 琴心

233

美国诗人华莱士·史蒂文斯写过一首诗《观鸟十三式》，我和田兄就一起游戏着写一篇《赏花十三式》，借以记录日常与花相伴的点滴故事。

在这个繁华的世界， 做一棵无聊的树

文图 | 周华诚

239

这也很有趣。在城市里，认识一棵树，跟认识一个人一样，都不是那么容易。

禾

与一株水稻对视

文图 | 周华诚





晨曦正把金色的光线斜抹在草叶尖上。

一大早，沈希宏博士又到田里去了。这时候田里遍地清露，晨曦正把金色的光线斜抹在草叶尖上，四周一派宁静。

南国，海南陵水县，沈博士 30 亩的水稻田就在几棵高大的椰子树和两丛婆婆的香蕉树旁边。这里冬春季的气温比杭州平均要高十几摄氏度，适宜水稻生长。

春节，沈博士只在家里待了几天，初八就启程来海南了。几乎年年如此。沈博士是中国水稻研究所的育种专家。在他的试验田里，常年种着几千上万个品种的水稻。每年从春到秋，他把它们种下，让它们生长，使它们杂交，观察它们，研究它们，从中挑出觉得有用的那一株，然后等到第二年春天在海南继续种下，让它们生长，使它们杂交，观察它们，研究它们……周而复始，秋冬春夏。

有时要过二十年三十年，才能培育出一个新品种。

这是时间的游戏，而你必须活得够长。

为了加快进度，水稻专家像候鸟一样往南飞。在海南岛上，有最具影响力的农业科技试验区。仅陵水一带，就有全国 150 多家科研机构驻扎，有着各自的繁育基地。他们把那儿叫作“南繁”，南繁堪称中国种业的“硅谷”。你们唤它“春暖花开”，他们叫作“南繁加快”。

三亚、陵水一带，是海南岛的最南端，那里仿佛是一片热土。从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，一直有一批南繁人在那里埋首忙碌。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、甜瓜大王吴明珠、玉米大王李登海、棉花专家郭三堆……这些在新中国农业发展史上鼎鼎大名的大腕级人物，大多是从南繁走出来，并在南繁基地培育出一个又一个优秀的农作物新品种。

可以说，南繁为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

好了，这样你就知道了：沈博士不过是成千上万中国南繁科学家大军中的普通一员。沈博士到南繁，不过是他的日常工作之一。沈博士的家在杭州，但他在南繁的基地要待上两个月。20 年来，年年如此。

沈博士在杭州有试验田，在海南有试验田，在印度尼西亚也有试验田，因为热带地区冬天也可以种植水稻，一年当中就可以多种几季。对于育种专家来说，好像这就是一个游戏，一个与时间奔跑的游戏。其实想想，也很残酷——就好像你生了一个孩子，你盼着她快点儿长大，可是她越快长大，你就越快老去。

在田里的时候，沈博士做得最多的事，就是与水稻对视，与一株一株的水稻对视。

说“对视”，是有原因的。那不是单方面的注视，那是相互的过程。沈博士说，我在田里看水稻时，水稻也在看我。水稻会想，我要不要把秘密告诉这个人。

这是沈博士的原话。一般人或许很难理解沈博士的感性，以及对于那片田的牵肠挂肚。早上去看，中午去看，傍晚去看，每天去看。

他的田也种得很奇怪，每一种水稻种三行，每行种六棵。那片田里有着五千种材料。这个数字不是大略的形容，也没有一丝丝的修辞意义。事实上，他的这片田里至少有五千种，加上杭州基地的，就有上万种材料。

——他把那些水稻叫作材料：成品出来前，所有的这些只是试验田里的材料。

远远望去，田里的水稻们长得乱七八糟、古怪离奇，颇有着武林大会怪侠云集的盛况。它们很任性，有的低矮，如埂上野草；有的荒唐，只结几粒谷子；有的疯狂，叶子像茅秆一样长。但，这是正常的，每一个“怪侠”在沈博士的眼里都可能是极好的宝贝。

这从他注视它们的目光里可以看出来。

有人开玩笑，说沈博士的田是一个后宫，那里有着三千佳丽。当然还可以换一个句子来形容，那就是：弱水三千，我只取一瓢饮。

一人有一相，一稻也有一相。每个材料都可以用，也或许都没有用。但是这没什么，一无用处，也是一种用。

他是怎么与水稻对视的——他走过去，站在那三行水稻中间，就那么专注地看着它们。有的时候十分钟，有的时候半小时。目不转睛，若有所思。时不时地，他还俯下身子，手抚稻叶，或摘下几粒稻花放到鼻边，猛虎细嗅蔷薇。

太阳出来了，汗水很快就浸湿了衣衫。

水稻抽穗开花的这段时间，对于育种专家来说最为珍贵。这是水稻们发生爱情的时节。对于水稻来说，这是一生中的大事。任何植物，繁衍后代都是它们生来的使命。它们拼尽全力，努力绽放，把生命中最精华的部分展示出来，雌雄结合，传花授粉。

这个过程会在短短的十来天里完成。水稻一生当中最灿烂的时刻，最关键的事件：一种水稻的好与坏，它的喜怒哀乐，它的小性子与坏



在田里的时候，沈博士做得最多的事，就是与水稻对视，与一株一株的水稻对视。

脾气，都会在这些天里得到最集中的释放。

沈博士一刻都不敢懈怠。

太阳最强的中午，他都在田里。稻花会在中午十一点到两点集中开放。气温二十六七度，阳光打在裸露的皮肤上有灼痛感。但沈博士似乎毫不在意，他的面孔就是这样晒得黧黑的。在这样的太阳底下，他对着那些水稻们脉脉含情又满怀期待。

表面上他表情平淡，沉默不语（身上背着军绿书包，手上拿着硬塑封面的本子——上面写着“试验研究记载本”），间或在那本子上记录下一些什么。

但也许，他的内心正卷起风暴与波澜。

是的，许多美妙的想法都是沈博士在田间迸发出来的（很多有趣的细节，会在沈博士的眼中呈现）。

我问他：你到底在那里发现了什么？

他笑了，说：就像面对一位美人，你可以观看所有的细节。此刻，他手上握着一只青色的穗子，穗子上的稻花正在次第开放。

我必须提前告诉你：每一个青色的水稻颖壳里，都包裹着一朵水稻的花。每一朵水稻的花，都会结出一粒稻谷。水稻是自花授粉的植物，一朵花中既有雄蕊，也就是花粉；也有柱头，那是它的雌性器官之一。

水稻颖壳张开，也就是水稻开花的时候。我不知道你注意过没有——当整片稻田里的稻花开放的时候，风吹过，花粉会飞扬起来，那是如一阵青烟一样的东西。如果不细看，你甚至都察觉不到这一切。那青烟是如此薄，如此轻快，轻快得简直就像我们自己的青春。它们彼此寻觅，就像我们寻觅彼此。

水稻的柱头小小的，小到甚至不足半毫米。水稻颖壳张开，花朵开放，那小小的柱头伸到了颖壳外面，以便有机会承接更多的花粉。

柱头外露——这微乎其微的变化，居然就是沈博士努力多年的成果。因为柱头外露，就可以接触更多的花粉，大大增加授粉成功的概率。育种上的好处，很明显——今天开花，即便没有得到花粉，但这个柱头还留在外面，她的活力可以保持两三天。如果三天内还可以得到花粉，她依然可以结实——这对于所有植物来说都是一件性命攸关的事。对于杂交水稻，更是如此。

水稻的祖先是野生稻，为了在漫长的历史中存活下来，它们生来练就了强大的生命力，也就是强大的生殖能力。沈博士观察过大量的野生稻，发现它们在开花的时候，几乎都是柱头外露的。但是水稻经过人类长久的驯化，这一特性有所减弱。沈博士非常注意柱头外露这个性状，因此用了很多时间，选出那些柱头外露的优良稻株，把它繁



每一个青色的水稻颖壳里，都包裹着一朵水稻的花。

衍下来——柱头外露，也是由水稻的基因控制的。但是，这不是黑与白那么二元对立、那么简单，而是有着一整套复杂的控制系统。慢慢地，沈博士从三千佳丽中找出最合适的，把它们配到一起，组合出优良的搭配，使柱头外露的特性不断提高。

另一位育种专家，曾给沈博士看过他的材料。他一直重视研究提高水稻的柱头外露。做了二三十年，把粳稻的柱头做了出来。

沈博士是从籼稻里，用笨笨的办法——通过不断回交，把柱头外露的性状转移到了粳稻里。

沈博士常做的一件事是，让籼稻与粳稻杂交，从而吸取双方的优势特性。

但是籼稻与粳稻杂交，本来就存在着天然的困难。籼粳之间的杂交，有着一道巨大的鸿沟，叫作“生殖隔离”。就好像是两个物种之间，



田间小径。

